

中國近現代文人心靈的探尋 —— 蔡登山 著

百年記憶



百年記憶

中國近現代文人心靈的探尋

蔡登山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百年記憶－中國近現代文人心靈的探尋 / 蔡登山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6[民95]
面；公分. -- (史地傳記；PC0004)

ISBN 978-986-7080-91-2 (平裝)

1. 中國文學－傳記

782.248

95017671



史地傳記 PC0004

百年記憶—中國近現代文人心靈的探尋

作 者 / 蔡登山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林世玲

圖文排版 / 莊芯媚

封面設計 / 莊芯媚

數位轉譯 / 徐真玉、沈裕閔

銷售發行 / 林怡君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ISBN-13 / 978-986-7080-91-2

ISBN-10 / 986-7080-91-2

2006年10月 BOD 一版

定價：250元

請尊重著作權

Copyright©2006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前言

百年記憶

人有記憶，但也容易遺忘。但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在日復一日的過往，就構成所謂的歷史了。不管你參與其中，亦或你隱逸其外，都難逃其「天地之間」。而在這廣袤的時空裡，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你可以選擇記憶，你也可以選擇遺忘，在記憶與遺忘之間，就是你的似水流年！

曾經有感於三〇年代以降的知識份子，尤其是作家們，他們在國是蝸蟻、一黨專政之際，或怒犯君威，或因忠獲罪。他們有的因文賈禍，有的以身死諫，真稱得上「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他們以「火炬」般的熱情，以畢生的生命，寫下瑰麗耀眼的詩篇，因此你看到他們煥發出鳳凰蹈火般的奪目異彩，也看到「我自橫刀向天笑」的冷眼傲世！但既然是人，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因此就有的人曾經軟弱卑怯，他們面對矛盾與掙扎，痛苦與絕望，有的「清醒於混沌之中」，讓「思想成了蒼白、稀薄、不斷飄散而去的霧」；有的為了歌功朝聖，放棄了原本善寫人生的筆墨，終究不但扼殺了他的「文學生命」，也丟掉了他的肉體生命。

「幸有艱難能煉骨，依然白髮老書生」，你看到了曾經是叱吒風雲的陳獨秀，在飽經政治的戲弄之餘，落魄江津，重回他文化啟蒙的志業的話語。「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是胡風「因忠得咎，以直招禍」的最佳寫照。文人和政治家是兩個極端不同的職業，由於「時勢的使然」或「歷史的誤會」，使他們身陷其間，幾番潮起潮落、春去春回，有的和文學就此告別了；有的在生命的最後一程，在青燈之下，黃卷之中，尋回他的精神家園！

「人間但有真情在」，是師生之情、是男女之愛、是生死之交、是忘年之友，構成了人世間最可寶貴的精彩動人的畫面。這在目前愈來愈講究功利的社會裡，卻成了空谷足音，成了稀奇難得的事件，是時代在變？還是人心在變？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寫盡千古知音難覓的心境；「鍾期死去哀千古，地老天荒一寸心」，道出愛在刻骨銘心的哀痛！他們之所以讓我輩動容者，在於他們是那麼相知相惜，那麼不吝付出！

歲月不居，數十寒暑彈指已過，每人都有他「不該忘卻的記憶」。十餘年來翻檢諸多史料，在這些前輩文人的生命履痕裡，尋覓歷史的場景。在文字與影像之間，探尋他們的心靈。試圖梳理出那些被壓抑隱藏的情節，解開那些被埋在心腑而無法言宣的話語，如此我們才能逼近他們的生命，得窺他們的身影。

這些滄桑碎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份，遺憾的是曾在旅舍客居，行色匆匆地訪談學者專家，或在北京、上海圖書館中查得學者的論文，都因時間緊湊，未能促膝長談，論文也只能在館中匆匆一閱，如今只能憑著零碎的筭記，敷寫這些短文，文中有些觀點來自這些識

與不識的專家學者，在此一併致謝！更感謝的是傳主的家屬親人、門生故舊，還有相關的出版社，他們的熱情可感，不吝地提供相關的照片，讓我們「左圖右史」的構想，得以落實，為保存史料圖像盡一份心意！！

目錄

末世獨立蒼茫	
之一——劍氣簫心	1
末世獨立蒼茫	
之二——筆底風雷	5
末世獨立蒼茫	
之三——我自橫刀向天笑	9
生命的最後告白	13
從紅燭到火炬	17
文人千載悲歌	
之一——依舊書生	29
文人千載悲歌	
之二——因文賈禍	37
文人千載悲歌	
之三——怒犯君威	43
沈從文的生命沈思	57
誰殺了大作家？	67
朝聖者的幻滅	77
清醒於混沌之中	89
春去春又回	
——記新月詩人孫大雨	99
海濱有故人	109

不該忘卻的友情	115
遲了十六年的會面	123
記憶中永遠的甜蜜	
—記卞之琳與張充和的一段情	137
千古知音難覓	
之一——人生知己	151
千古知音難覓	
之二——風義師友	155
千古知音難覓	
之三——狂狷之士	161
愛在最初一眼	
之一——關於眼睛	165
愛在最初一眼	
之二——牽手與放手之間	171
柔情裹著我的心	177
藹然長者	
—悼念柯老	181
遺落的明珠	
—尋訪三〇年代女詩人徐芳	185
沾親與帶故	189
涇渭分明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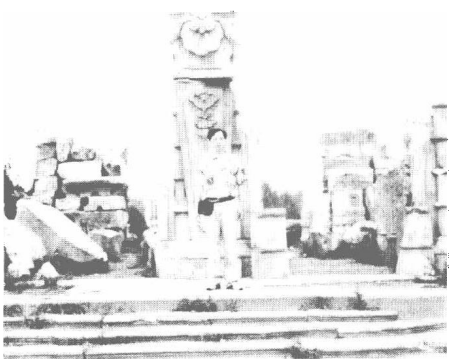
改名換姓.....	197
文人與酒.....	201
絕響.....	205

末世獨立蒼茫

之一——劍氣蕭心

中國 近代詩史最重要的一位詩人——龔自珍（定庵），在鴉片戰爭的前一年，寫下「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詩句。詩人不安又不滿於當日那種沉悶、壓抑得透不過氣的氣氛，在那無聲的時代是可悲的，他預見了時代的衰危，為此他大聲疾呼救世的人才。於是「天公」降下的人才，就在那一場令百世悲愴的圓明園火光中出現，他們以百業凋敝、遍體鱗傷的中國為舞台，進行十九世紀末最輝煌，也最悲壯的演出。而龔自珍扮演著啟蒙者的角色，正如他引以為豪的「但開風氣不為師」。

因為如此，所以從康、梁等維新人物，到南社眾詩人，乃至魯迅等「五四」文化巨匠，都對龔氏情有獨鍾，並不同程度受其濡染。康有為稱其散文為清代第一，南海的詩作也明顯地因襲龔定庵的痕跡。而黃遵憲更是步龔氏的後塵，「浸淫定庵」。他模仿龔



圓明園在英法聯軍大火中化為殘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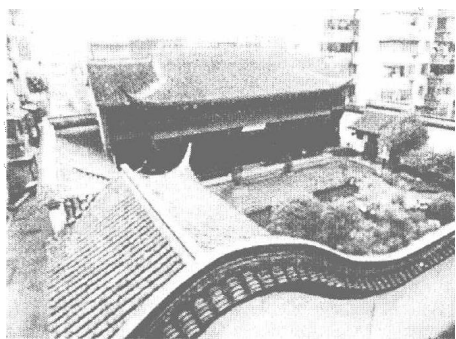
杭州龔自珍紀念館。

自珍的《己亥雜詩》寫下八十九首絕句，亦名為《己亥雜詩》。兩人雖相距一甲子，但卻思慮相接。而梁啟超在談到龔自珍及魏源對維新派的影響，他深有體會地說：「他們一面講今文，一面講經世，對於新學家，刺激力極大。我們年輕時，讀他二人著作，往往發燒；南海康先生的學風，純是從這一派衍出。」而南社詩人如柳亞子、楊杏佛諸人，更是私淑龔自珍，號稱「龔癡」。據統計，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南社詩集》中，集龔句的詩，竟有三百餘首，楊杏佛就是其中的健者。

憂道者喜其奇警，醫國者撫拾議論，狂狷者效其「不依恒格」，恃才者慕其哀豔纏綿。魯迅的好友沈尹默在〈追懷魯迅先生六絕句〉中云：「少時喜學定庵詩，我亦離居玩此奇。血薦軒轅荃不察，雞鳴風雨已多時。」少年魯迅學龔詩，注重的是挽救風雨飄搖的中國，這種崇高的愛國情懷。而郁達夫說：「江湖流落廿三年，紅淚頻揩述此篇，刪盡定公哀豔句，儂詩粉本出青

蓮。」，則是以才子自居，取其哀豔。

哀感頑豔與豪情壯語，該是龔詩的主要基調。而更確切、精當的描述，則莫過於他自己詩中不斷出現的「劍氣簫心」四個字。「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後，萬千哀樂集今朝。」龔自珍常把建功立業的政治雄心，借代稱為「劍」，而將文學創作的建樹，稱之為「簫」。晚年的這首詩，回首當年被迫辭官，遠離政治中心的京師，立功與立言的不朽盛事，已成過眼雲煙，歸舟冷落，心情蒼涼。嘉慶、道光之際，一批驚於秋聲、識在機先的知識分子，不再滿足於「為天地立心」的空談玄想，而著眼於「為生民立命」的經世務實；不再滿足於「為往聖繼絕學」的書齋生涯，而時時覬覦著「為萬世開太平」的事功機遇。詩人以劍氣俠骨，寄託心志，而「情多處處有悲歡，何必滄桑始浩歎」，詩人又以簫心幽思，抒寫奇情。「劍氣簫心」，構成詩人人生態度與人格期待的雙重境界。



劍氣簫心龔定庵。

對社會現實的思考，和對人生憂患的感悟，使得慷慨激奮的風雲之氣，與迴腸盪氣的自憐意緒，緊緊扭結在一起，形成龔詩的特色。論者指出，定庵在社會動蕩之際，所表現出的戚於飄搖的敏感，「亦狂亦俠」的風度，傷時使氣的作派，構成了一種極富魅力的人生境界和行為規範；其率性任情，歌哭無端，幽怨雜以慷慨，壯烈合以哀艷，在呼喚犧牲承擔精神，和悲涼審美識度的社會變革中，人們都沒有忘卻，這位站在歷史交替關口的詩人。

末世獨立蒼茫

之二——筆底風雷

晚清 戊戌變法，彈指之間，已過百年。或許人們未必了解變法之始末究竟，但思想解放之風貌，卻因此而留存。其中予人印象深刻之事，有康有為的「策」（屢屢上書），譚嗣同的「血」，還有梁啟超的「筆」。梁啟超自一八九五年參與康有為公車上書後，致力於報刊筆政，其發表於《萬國公報》、《時務報》上的犀利文字，令其聲名大噪，以至「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梁啟超以筆底風雷，撲向暮氣沉沉的王朝。令守舊者毫無招架之力，逕自誣之為「離經叛道，惑世誣民」。

鄭振鐸在悼念梁啟超的文章說：「他在文藝上，鼓蕩了一支生力軍似的散文作家，將所謂奄奄無生氣的桐城文壇打得個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種風氣，引導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學問上，也有了很大的勞跡；他的勞跡未必由於深湛的研究，卻是因為他的將學問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



少年梁啟超筆力萬鈞。



梁啟超被稱為「百科全式」的人物。

新聞界上也創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還是中國近代最好的、最偉大的一位新聞記者。」是的，從高達一千四百萬字的《飲冰室文集》看來，內容遍涉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各方面；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用功之勤、筆力之大。

梁漱溟在評價梁啟超時說：「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於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不能綿歷久遠。」梁氏之筆，委實為近代以來最健者，其文思墨瀋，幾如風雨驟至、流水湯湯；亦如泉之奔湧，不擇地而出。然身處末代王朝，面臨啟蒙的重責大任，於是不得不放下寫「傳世之作」的心願，而著「覺世之書」。思以三寸之管，抵得十萬甲兵。此梁氏之幸耶？不幸耶？可真是「身後是非誰管得」！

身為「輿論界之驕子」，梁啟超善於博採眾家之長。在師從康有為之時，他採納其經世致用的治學宗旨，與重視學術源流的治學方法；在與嚴復交

往中，他接受其反對保教和天演進化的進步思想；在與黃遵憲的交往中，他吸取其有關合群之道的論述；在與夏曾佑、譚嗣同的爭論中，他體會到佛教的精深教義，與詩界革命的真諦；在與胡適的爭辯裡，他則汲取其古代哲學史研究的成果。通過博採眾長，梁啟超成為近代學術的巨擘。

梁啟超一生善變，常為論者所詬病。實則他在政治上的變化，無論主張變法維新、和平改良、革命破壞、君主立憲、開明專制還是共和民主，都是對不同政治形態的一種反應。在學問上，他初而沉浸於詞章訓詁，繼而從事於今文運動，說偽經，談改制，繼而又反對康有為的保教尊孔的主張。他說他「隨時與境而變，又隨吾腦識之發達而變」，他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他的宗旨和目的，卻未曾變動。綜觀梁啟超的思想矛盾中，仍可清理出「憂國愛國」的宗旨，和在困頓中不斷尋求新知和濟世之道，其天真熱情，多少也影響時代。還不妨承認，他有急切的功名心和表現欲，有時更像戰國時代的縱橫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識。

從政的屢屢失敗，使得梁啟超晚年轉向學術研究，治哲學、史學、佛學、文學，皆有創獲，著述甚豐，因此他有「著述求為百世師」的自勉。但他性格上的缺點，他亦有自知之明，他說：「然啟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其創造力，不逮有為，殆可斷言矣。」又在題長女令嫻日記云：「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

斗轉星移，驀然回首，歲月的長河，不停地流淌。面對梁啟超的遺文往事，雖歷經一世紀，但他所探討的諸多問題，今日仍然被關注。

